

“照”见幸福

旧影重现

新兵包的“开口饺”

1983年元旦,是我自冀南农村老家入伍后,在军营度过的首个新年。依照连队惯例,这天炊事班放假一日,将备好的饺子馅与面粉分发至各班,由各班组自行包制享用。面对这顿丰盛的“年夜饭”,我们这批新兵却犯了难——在家皆是饭来张口,竟无一人懂得包饺子之术。

“不会咱就学嘛!我当兵前也不会,这不,到了军营跟着老班长就学会了。”班长的话音刚落,大家便热火朝天地行动起来。因连队炊具紧缺,我们索性就地取材:用洗脸盆充当面盆和面,清理桌面权当面板,又寻来几个空啤酒瓶当作擀面杖。众人边说笑边动手,初次包出的饺子形态各异,宛如庙里的神像般“千姿百态”。

待到煮饺子时,因没有专用煮锅,我们只好将就着用洗脸盆,添满清水架在火炉上烧开。然而,捞出的饺子竟个个半开着口,“锅”里俨然成了一锅面皮与菜馅糊成的浓汤。虽然半点饺子该有的香气也无,但大家吃得津津有味,毕竟这是自己亲手创造的劳动成果。

熬过了两个多月的新兵集训,我被分配到了连队炊事班。在老班长手把手的悉心教导下,我不仅学会了制作馒头、花卷、包子及十余种主食,还熟练掌握了切菜、炒菜等烹饪技艺。

[河南·郑州] 李朝云

母,电话那头,母亲的声音满是惊喜:“这比你以前洗的照片还清楚哩!”

第三部是二十年前买的。它小巧玲珑,像素更高,存储卡容量十分强大,尤其是摄像功能,几乎可与DV媲美。它的机身只有巴掌大小,放在口袋里毫无负担;触摸屏的操作流畅自然,轻轻一点就能完成对焦、拍摄;夜晚的拍摄效果也有了质的飞跃,噪点明显减少,暗处的细节也能清晰呈现。

我用它记录了孩子的成长:他第一次弹钢琴,小小的手指在琴键上跳跃,相机录下的视频里,他的表情专注又认真;我们一家去云南旅行,泸沽湖的晨雾、玉龙雪山的日出、丽江古城的石板路,都被它一一收录。

[安徽·桐城] 疏泽民

我蹲在长辈身边,捕捉他们眼角的笑纹;就连寻常的街角,我也愿意停下脚步,用镜头定格一片落叶、一缕炊烟。

第二部是二十五年前买的。拿到它的那天,我兴奋得像个孩子。我立刻带着它去了城郊的湿地公园,想试试它的“高清魔法”。镜头里,白鹭掠过水面,翅膀的纹理都清晰可见;芦苇荡里,阳光透过叶隙洒下斑驳的光影,我按下连拍,看着相机屏幕上一帧帧流动的画面,仿佛把整个春天都装进了口袋。回家后,我把照片导入电脑,用软件调整了色彩饱和度,原本略显平淡的风景,瞬间变得鲜活起来。我迫不及待地

把照片发给远方的父

小区门口的旧相机回收广告,意外唤醒了我沉睡的记忆。书架顶层的储物盒里,静静躺着闲置多年的旧相机。它们曾是我记录生活的“时光机”,从胶卷的氤氲到数码的便捷,再到智能的迭代,每一部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,承载着家庭的温暖与岁月的变迁。

如果不是看到小区门口张贴的回收数码相机的广告,我几乎忘记了家里还有几部闲置多年的旧相机。那天,我鬼使神差地走到书架前,踮起脚尖,打开了顶层那个积灰的储物盒——里面静静地躺着三部相机,像三位沉默的老友,在时光的角落里等待被重新记起。

第一部是胶卷式的相机。那是三十多年前,我用撰写科普文章攒下的稿费买的。它无需调焦,装好胶卷,对准镜头,按下快门即可成像。相机半新,黑色的机身泛着哑光的质感,里面还藏着半卷废弃的胶卷。那胶卷仿佛一条时光隧道,让我依稀看到当年胸前挂着相机四处拍照的自己:周末的公园里,我举着它追拍奔跑的孩子;春节的团圆饭桌上,

征集启事

本版长期征集家中老物件(如家具、家电、书信等)与老照片,邀您用影像定格记忆,用文字温暖回忆。老物件可拍高清多角度照,附600字以上的故事(讲由来、温情瞬间等);老照片需清晰电子版,配故事(忆何时何地何人、故事与感悟)。作品原创真实,确保版权。

请将老物件(图片+文字)、老照片(图片+故事)发至邮箱:lnliuxuejiao@163.com,邮件主题注明“征集类型+姓名”。让我们串起时光珍珠,珍藏岁月深情档案。

黄金团

樊希安 著
连载之 337

就在井下施工人员脱离危险之时,梁占刚带领人马赶到,他沉着指挥,按照王玉波描述的情况,有针对性地堵水护井。汽车把一车车的石头运到现场,铲运机把一斗斗的沙子送到井口,官兵们人人拼了老命,扛水泥的个个像个泥猴子,只嫌扛得少,跑得慢;运沙子的,铁锹不够,就用手扒、用木板撮、用军衣装。不到一个小时,就将5吨水泥、20立方沙子、1吨氯化钙速凝剂投入井中,以最有效的方法和最快的速度堵住流沙,保住了南风井。

南风井刚刚保住,北风井又出了事,突发塌方,一排长杜连中

为救战友献出了宝贵生命。

杜连中的名字在十七支队并不响亮,但是“金疙瘩”在全支队无人不知。因为在东北黑龙江采金时,他一不小心捡到一块重达数百克的“狗头金”,落了个“金疙瘩”的绰号。这个绰号还有一个来历。刚捡到那块狗头金时,人们开始叫他“狗头金”,他表示“强烈不满”地说:“这叫什么名字?有叫狗尿苔的,叫狗连蛋的,叫狗不闻的,我再叫狗头金,不就凑成‘四大狗’了吗?不干!谁再叫我就跟谁急!”杜连中爱开玩笑,战士们也爱和他开玩笑,人们常说,不说不笑不热闹。有人问:你不叫“狗头金”,那叫什么呀,总得有个名号吧?你爱给别人起绰号,你就给自己取一个吧。杜连中说:咱们东北称最小的儿子叫“老疙瘩”,是心肝宝贝的意思,我就

叫个“金疙瘩”吧。一个老兵说:好,好!这个名字好,你就是我们的宝贝疙瘩。杜连中明知吃了亏,也不好再说什么,是自个把自个绕进去了。好在“金疙瘩”这个名字响亮、好听,又符合黄金战士的身份。天天在深山里找黄金,谁不想为国家找个“金疙瘩”呢!

从东北调三山岛之后,杜连中“金疙瘩”开玩笑的特点延续下来,因为有时“信口雌黄”,在提干时差点被“刷”下来,是阎指导员力排众议,才提拔他到排长岗位。升任排长时,政治处主任王永学委托阎芳州和他谈话,明确指出他身上的两个缺点,并希望他改正。这两个缺点杜连中都认账。他出生在东北,爱喝酒,常说的一句话是“好喝酒酒好喝喝好酒”,对酒是来者不拒,也有喝酒误事、喝酒说胡话、说大话等“前

科”。说笑话是性格使然,但也有把控不住伤人和“涉黄”的时候。既然“认账”,就要改正。阎芳州要求他:一是少喝酒;二是少讲笑话,把精力集中到学习和工作上。努力提高素养,严格要求自己,把一排带好,把任务完成好。杜连中对阎芳州的话听得入脑入心,他知道这不是阎芳州个人谈话,而是代表组织提出的要求。当然,他对阎芳州是信服的,也是充满感激之情的。关于他和“福尔摩斯”任职争论的传闻,他也听到了。他一方面感激阎芳州,一方面认为反对他升职的人也是对的。只有“幡然悔悟”,才能不负组织重托和同志信任。脑袋想清,决心下定,他从此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不再喝大酒,饮时浅尝辄止;不再说笑话,好像以前从来没说过笑话一样。

待续